

“吹哨人”

(上接1版)

但小姑娘始终不回答,就一直哭。何红明白了。

将诊断结果告诉小玉父亲后,老实的汉子只会说:“医生,那要做手术。她还是个孩子……”何红立即为小玉联系上级医院做手术。安排好后续治疗,她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:“你好!我这里有个情况……”

公安机关接警后,和衢江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一起,对小玉进行了一站式询问。考虑到女孩之前就诊时一直不肯说话,他们还为女孩找来了心理咨询师。

询问的结果,证实了何红的推测:女孩遭遇了性侵。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,吴某被抓获归案。同时,侦查人员采集的小玉流产胚胎样本和血样证实,吴某确为流产胎儿生物学父亲。

去年8月,性侵小玉的吴某因强奸罪被衢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。

案件办结后,衢江区人民检察院向衢江区卫生健康局发函,通报表扬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受性侵害情况,相互配合、积极履行强制报告职责,及时报警的做法。虽然离案发已经一年,但最早发现小玉受侵害的何红



医生,仍关注着小玉的情况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何红忧心忡忡。因为自小玉的案件后,她特别留意未成年少女的情况,发现这几年乡镇卫生部门接诊发现早孕的人群中,未成年人增多,且有偏低龄化的趋势。而且,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大城市打工,“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,各方面发育都还没成熟。在这个阶段遭受性侵害,可能影响一生”。

强制报告制度,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的困境。但从最高检的通报可以发现,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超过1600件——这1600件案件背后,又涉及到多少孩子?

衢州市检察机关已经开始探索借助大数据主动“吹哨”。去年8月,龙游县人民检察院上线“吹哨人”应用,实现对未成年人异常诊疗数据的自动归集、筛选、预警。比如,根据患者年龄,再通过“流产、怀孕、妊娠、早孕”等关键词抓取,可以筛选出疑似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信息。该院副检察长屠锦超介绍,“吹哨人”应用已自动抓取近三年涉未成年人就诊信息约9000条,根据强制报告制度规定碰撞出4条疑似性侵线索,其中3条已由公安机关立案

侦查。

去年12月,这套应用在衢州市推广后,已发现疑似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线索20条,公安机关立案4件,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件。

除了对目前强制报告制度所规定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、性侵、霸凌、遗弃、拐卖等显性、较为严重的情形外,衢州市检察机关还根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,运用数字化拓宽“吹哨人”的保护领域。在常山县,检察机关利用“吹哨人”应用,调取全县未成年人疫苗接种数据和在籍学生数据比对,并人工核查、走访,查实40条未成年人“黑户”线索。

在江山市,检察机关调取当地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注册登记、备案信息、经营招生信息、行政处罚记录等200余条信息,比对碰撞后核实到20余家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未依法依规登记、备案线索。

屠锦超说,“吹哨人”应用还打算从旅馆、酒店住宿等信息入手,接入110接警平台、教育系统学生信息,“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做得更周全”。

(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)

双胞胎9岁还没上学 外婆起诉变更监护权

检察院: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支持起诉

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赖栩栩

出生9年,父母双方却没人能给自己一个“身份”。眼看同龄人都上了小学,9岁的小龙、小虎双胞胎兄弟因为没有户口无法接受义务教育,只能在家无所事事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。

母亲表示有自己的无奈,父亲称自己也不容易,都不能给两个孩子落户。为了两兄弟能顺利上学,外婆桂凤将急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女儿与“前女婿”告上法庭,申请变更监护权。近日,在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下,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双胞胎父母的监护资格,改由桂凤行使监护人权

利、履行监护人义务。

未婚生三子

双胞胎的生母小芬2010年与大强相识相恋。两人没有登记结婚,2013年、2014年,小芬先后为大强生下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。

大强是货车司机,常年在外奔波,二人聚少离多,加上性格不和,最终分手。彼时,小龙小虎才2岁多。分手后,大强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顾,本就没有固定工作的小芬为此发愁。

多次就孩子的抚养问题申请调解无果后,小芬于2021年11月诉至法院,要求将两个儿子交由大强抚养。法院审理后判决,女儿归小芬抚养,双胞胎儿子归大强抚养,并判令大强从2020年8月起,按每人600元/月标准支付双胞胎儿子抚养费至二人实际由大强抚养之日止。判决作出后,大强支付了2万元抚养费,之后便杳无音讯,不仅没有接走孩子,也没再支付任何抚养费。

期间,小芬带着女儿重组家庭,双胞胎儿子则由外婆抚养至今。外婆尽心尽力照顾外孙多年,结果孩子到了上学年纪却没有户口上不了学,让她心急如焚。

“大强一直以自己没有能力为由拒绝给两个儿子办理落户,而小芬已经带着女儿到新的家庭,顾及到家庭和谐

关系,对两个儿子也是有心无力。”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楼壮丽介绍,要让孩子上学,监护人给孩子落户是前提。最终,桂凤在律师陪同下,向该院第八检察部请求支持变更监护权起诉。

重复的命运

“撤销监护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,确有必要才可为之。”楼壮丽说,在支持起诉之前,检察官曾与小芬、大强多次沟通,希望他们担起父母的责任。然而大强的回答令人意外又悲哀,“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父母离异,自己就是在没人管没人爱的环境下长大,还反问我们为什么小龙小虎不行。”

看到大强对两个孩子如此冷漠,楼壮丽又把希望寄托在小芬身上。可小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跟大强同居之前,小芬已经历过一次婚姻,育有两子,虽然不跟她一起生活,但也要负担一定的抚养费。小芬背负的责任已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。至今,小芬的婆家还不知道她还有两个儿子,现任丈夫也明确不同意让两个儿子落户。

“小芬小时候就是很晚才入学,如今两个孩子又重蹈覆辙。”给桂凤代理案子的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颖跟桂凤同村。她说,小芬的成长环境并不好,“桂凤是嫁到我们村的,前夫因病去世后再婚,一共养育了五个孩子,小芬排行第三。”陈颖介绍,由于家庭条件不好,小芬和兄弟姐妹连小学都没上完。出于对桂凤一家的同情,当村干部领着桂凤来陈颖家求助时,她当即表示愿意提供无偿法律援助。

监护权可变 抚养费犹在

作为小龙小虎的监护人,小芬和大强急于履行监护责任导致两个孩子至今尚无户籍,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。难道法律上不能直接强制他们履行监护责任吗?

“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,对于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责任的,居住地的村、居委会可以劝诫、制止,公、检、法可以训诫、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等,主要起到督促、促进父母履职的作用,此外,依据民法典,在

特定情形下,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。”楼壮丽介绍,父母作为监护人在育儿过程中如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,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;构成犯罪的,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“未成年人保护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,当前最紧要的是让小龙小虎尽快上学。综合考虑后,我们认为变更监护权,让他们跟着外婆落户上学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”楼壮丽表示,大强户口在外省,工作地点不固定,两个孩子跟随父亲落户,上学不便,也无法保证能得到良好的照顾。而小芬已经带着女儿落户在现任丈夫家中,对方不同意也无法勉强其再接受小龙小虎落户。

最终,大强和小芬都同意变更孩子的监护权,义乌市检察院作出支持起诉决定。“虽然监护权变更了,但大强和小芬依然要承担对小龙小虎的抚养义务,支付相应的抚养费。”楼壮丽说,若日后大强和小芬不履行抚养义务,外婆仍可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小龙小虎的监护权变更一案,从检察院受理支持起诉到法院开庭判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所有环节都在加速办理,就是为了能让他们赶在今年9月份入学。庭审结束时,小芬不停向检察官和律师道谢。

看着小芬可怜又无助的样子,大家心中五味杂陈。眼前的不幸,可以说是小芬自己一手造成的,但得知她的成长环境后,又让人无法苛责。对于小芬来说,生孩子更像是一种对另一半的讨好,以及她能在家庭中的唯一价值,对于自己是否负担得起养育的责任她不曾考虑过。

分别时,楼壮丽忍不住嘱咐她:“你身上的责任很重,以后要好好爱自己和孩子,做决定前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能负担得起,不要让下一代重复你的命运。”或许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要爱自己,听到这番话,小芬哭出声来。

不知道小芬一家今后的命运会如何发展,只能祝福她和孩子们生活渐上正轨,越来越好。

(文内当事人均为化名)